



## “八一”特稿

# 最美的军人

□黄春丽 文/图

初次在宴席上见到嫂子父亲的时候，他已85岁高龄。他长相奇特，脸上有几条大小不一的伤痕，左眼向上稍倾，而且三分之二的眼白都露了出来，加上他说话声音又沙又哑，看来确实很不美观。大家都想不到，长相出众的嫂子，居然有如此一位长相奇特的父亲。

席间，众人谈到自己的成就，有人说自己当了官、有人说自己算是个企业家、有人说自己在大学当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满脸自豪。轮到嫂子，她说：“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爸爸，我一辈子的成就都不可能超越爸爸。”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众人的目光一下聚集在她那个长相奇特的父亲身上。嫂子的父亲见嫂子这样说，脸上明显露出不悦的神色。可嫂子不管这么多，混了一小口酒，继续道，“别看我父亲现在这个样子，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打过仗，还与叶剑英元帅合过影呢！”

出于职业的敏感，宴会后，我很想采访一下这位英雄，可嫂子的父亲婉转地拒绝了我。他说，想过点平静的生活，不想被外界过多地关注。

后来，我从嫂子口中得知，她父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并不奇怪，之所以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是在桂北的一次阻击战役中造成的。

那时，她父亲所在的根据地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了暴露。为了安全地转移大部队，上级命令她父亲所在的连在断魂坡对敌人进行一夜的阻击。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硝烟弥

漫、战火纷飞的战场中，他们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为大部队成功转移争取了时间。

眼看天快要亮了，阻击任务亦已完成，可就在他们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却突然加大了火力猛攻，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中，她父亲所在的连，除了她父亲外，无一幸免，全部被炸身亡。而父亲之所以得已幸存，是被敌人的炮火击中跌进了一个深坑并晕了过去。醒来后，嫂子的父亲觉得脸火辣辣的痛，左眼什么也看不见，喉咙也发不出声来，他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

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嫂子的父亲慢慢养好了伤，经过多方寻找，才寻到自己的部队。再后来，他又多次在战役中屡立战功，和十多位杰出的战士一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自接见。

嫂子的父亲从不向外人提起自己的事。除了子女和几个来往密切的亲戚外，基本上没人知道他曾经当过兵、打过仗。他更不允许子女把自己当年当兵、打仗的事拿来炫耀，为子女走后门。

他觉得能在战争中捡回一条命，能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相对于当年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来说，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他不想再给国家添任何麻烦。

嫂子常常对我说，有这样的军人父亲是她一辈子的骄傲，她将来也会鼓励孩子去参军，保家卫国。

谁才是真正的军人、真正的英雄，我想就是这样的人吧。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开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 家庭相册

# 母爱像棉花盛开

□徐学平 文/图

听说每一位母亲都是大地上盛开的花朵，有人说母爱温馨如康乃馨，有人说母爱圣洁如鲁冰花……然而，我那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却从未见过这些娇贵的花儿。我也一直在寻找，寻找一朵属于母亲的花。

母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她用天底下最无私的爱养育着自己的三个儿女。小时候，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然而，母亲却总能让我们时常成为小伙伴们羡慕的对象，或是一本有趣的小人书，或是一根美味的冰棍儿……而母亲，她对自己却节俭到了几近苛刻的程度。

记得我在一篇小学作文里曾经这样描述过母亲：“……我从来没有看到妈妈穿过漂亮的衣服，她很普通，普通得就像田野里随处可见的狗尾巴花。”那是我第一次把母亲比做花儿，尽管那个懵懂的比喻一度成了村民们的笑谈，但母亲那淳朴的形象却永远烙在了我的心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母亲的了解也在不断地增多。我曾经见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根乌亮亮的麻花辫……原来母亲也是很美的。然而不幸的是，婚后不久父亲的身体就一直不好，母亲便不得不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重担。

母亲不分昼夜地操劳着，家务、农活、牲口、孩子等等，自此，母亲再也无暇去照一下镜子梳理一下自己秀美的长发了。在

我心中，我觉得母亲有时好比命运多舛的苦菜花，有时却像挺拔坚强的向日葵。然而，我又总感到这些花儿还是代表不了母亲，至少说还缺了些什么似的。

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刚找到工作的我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因为我想早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那天见到母亲时，她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深秋的田野已是一片枯黄，只有星星点点的棉花还在竞相开放，洁白的棉絮漫天飞舞，和母亲的白发一起，在风中飘扬……

得知我即将参加工作，母亲的双眼顿时噙满了欣慰的泪水，她高兴地说：“快，帮妈把地里的棉花摘了，明天就送去收购站，说不定还能给你换套像样点儿的西装呢！”望着母亲因常年

累月的辛劳而过早苍老的身影，蓦然间，我觉得她仿佛也佝偻成了一株随风摇曳的棉花。

棉花的一生共有两次开花：花铃期的棉花开出的花朵很美，白的纯洁，粉的淡雅，但是为了孕育棉桃，她只能舍弃掉自己美丽的容颜；产棉期的棉花会把自己所有的养分都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棉桃，于是，叶焉了，枝枯了，洁白的棉花终于盛开了，而这一次，她枯槁的却是自己全部的形骸啊！

棉花，可谓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乡间植物了，但那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母亲花吗？母爱像棉花盛开，她穷其毕生的精力只为换取最终无私的绽放，吐出棉，纺成纱，拧成慈母手中线，织成游子身上衣……



## 图片故事

# 小人物杨根贵

□许双福 文/图

与杨根贵相识是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儿的邮件投递，一来二去慢慢就熟悉了起来。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但凡挂号信、汇款单、小件快递，按了门禁铃，无论收件人住几层他都要送到门口办签字手续，如果门铃响了，听道：“有你汇款单，下楼取一下。”肯定的是，杨根贵今天休息，是别人顶班的。

时间长了，人们都叫他小杨。小杨是邮政公司三桥邮政的邮递员，今年五十有三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入了邮政公司工作的。一进公司就跟着师傅跑邮路，跑了十来天，便脱离了师傅自己单独投递邮件。好在是师傅被调整到了分拣员的岗位，每天能见到师傅，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问师傅。

邮递员的工作，看似简单的体力劳动，却又是细心的工作。用小杨的话讲，不细心那就多跑冤枉路，记不住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本来顺路一次走过的事情，平时不注意记，只得折回去再投一次。说是体力劳动，每天骑着自行车，车上搭载着百余斤的信件、报纸、杂志，整个邮路东拐西抹地跑下来要有三四十公里，每天将这些邮件送完，到下午的四五点钟了。回到公司，还得对



一些没投递出去的邮件、汇款单等进行登记梳理，为明天投递做准备，等一切忙完说不清是几点，做到自己心里踏实，今天的工作才是结束了。

近三十年的邮递员工作，中午从来未吃过像样的饭，都是在路边饭馆吃点简单的，又急匆匆地赶路。小杨讲，现在好多了，吃饭不是问题，过去，饭馆少，中午吃个饭真是困难，有时候忍着饥肠辘辘，回到公司才能吃点东西，因此，邮递员没有几个胃好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胃病。小杨继续讲道，如今，所使用的是电动箱式三轮车，最起码减轻了

人的体力，也安全了许多，上楼送邮件，车厢锁了，邮件不容易丢失，人心里踏实了。过去，蹬自行车，晴天还可以，遇上刮风下雨，冬季里下雪路滑，每到这种天气，忙完回家怎么也得晚上八九点钟了。另外，所载邮件因雨天稍不注意就被淋湿了，当上楼离开自行车时，有的人顺手拿份报纸或者杂志，着实让人头疼。而今，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邮递员也受益匪浅。

我问小杨，跑了这么多年累吗？有没有不想干的念头？他回答：开始时有，跟父亲讲过，父亲对我说，世间的事总得有人干，比邮递员累的工作多了去了，想一想也是。近三十年里，我干过分拣员，从事过管理员工作，只要有人提出不想干邮递员，我就跟领导讲，让我来。三十年里，我跑遍了三桥公司服务的所有社区、村舍，是公司里的活地图。

他继续说道，工作吗，要干就干好，按规章制度办。对一些孤寡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多帮帮他们费不了多少事，反过来自己心里还很畅快。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送不出去的信件被我送了出去，也不知为多少人代寄款、代取款，被人信任是一种荣誉，是值得骄傲的事。

看着杨根贵风尘仆仆的身影，手里拿着单据一丝不苟地核对，这就是一位小小邮递员、一位不知名的小人物真实的写照。